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壁尚木　周立勳勒卣
　　　　　　　　　吳祖錫佩遠　參閱

項襄毅公集

疏　　　　　　　　　　　　　　項　忠

邊關缺軍防守事　邊關防守

查得成化十一年正月內該鄧亨奏稱本關官軍數少要將腹裏指揮馬麟等官軍調取防禦兵部奏行

鎮守代州等處都督僉事劉寬等公同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勘酌賊情事勢十分緊急徑自調用後因地方稍寧前項官軍一向在於山西操習應用不曾調取又查得本年五月內該欽差刑部左侍郎杜銘爲照虜賊在於迤北地方住牧偏頭老營等堡切近邊境從宜處置暫將代州馬步官軍選撥六百員名寧武關四百員名偏頭關馬隊官軍五百員名前去與見在官軍相兼防守候賊情寧息仍回原操處所依舊輪班操備成化十二年正月內臣照得黃河

氷解賊情寧息照依原行事理行移左侍郎杜銘知會將前調去防守官軍取回照舊操守外臣等計議得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隣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銜東勝一帶先年達賊累曾在於本關地方出沒搶掠最為極邊要害處所武寧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沐河等處俱在本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比肩聯絡正與煖會口要路相連先年達賊節從前項地方入境搶掠觀其城池似乎偏僻究其地方其實衝要代

州鴈門關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荆倒馬逼近朔州威遠爲京畿之藩籬作山西之屏垣自正統景泰年間以來達賊節從鴈門關東茹越等口入寇直至忻州繁峙五臺等州縣殺虜人畜考之郡志亦云外繞群山中開平壤自古戰守之歷論之目前則偏頭寧武地方之要害相爲甲乙圖之深遠則代州鴈門關隘之緊關尤當注意查得偏頭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士兵五千六百七十三員名即今逃故等項八百三十員名見在止存四千八百四十三員名

代州鴈門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餘舍餘民壯六千九百五十二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三千三百三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三千六百一十九員名、寧武關原無常操官軍、原有夏班輪操官軍民壯三千二百六十七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一千五百八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除分守各營堡各隘口墩臺哨瞭等項外、三次見操官軍、委實俱各數少、守戰不敷、又查得先年巡撫都御史李侃奏調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舍餘三千名、分撥三關、與官

軍併力防守近者又被山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江湧
遊將各以本境要害爭執故操守官軍去留無定
奏討俱各放回原衛所訖即目三關兵勢比之往年
減去十之四五況今井虜部落日衆勢漸猖獗奸謀
詭計最爲難料若不添兵防禦倘若大舉侵犯各關
兵力寡少未免悞事臣等查訪得山西都司所屬各
衛所屯田子粒辦納柴炭局料等項與空閑遞年清
解到新軍并遠方不服水土願告附近衛所帶操旗
軍數多又有各關原操軍士畏怕備邊艱苦往往托
故投作各衛所守備操練等項名色隱占徒費糧餉

不得實用。如蒙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巡按山西監察
御史公同都按二司掌印官員將前項旗軍盡數查
出挑選殷實精壯者一千二百名給與盔甲弓箭器
械選委的當官員管領與指揮馬麟等官軍三百員
名定爲冬夏兩班分撥偏頭關老營堡幷寧武關土
堋堡與舊有官軍併力防守將代州寧武等關先前
調撥老營等堡防守官軍照依刑部左侍郎杜銘原
議仍回原操處所輪班操備今後各官遇有賊情仍
照兵部先次議行事理彼此馳報互相發兵應援加

此則旗軍不致隱射曠役。邊方得以有備無患等因照得偏頭鴈門寧武三關地方。原有額設帶操輪班官軍民壯。防守。偏頭關最爲緊要。寧武關次之。鴈門又次之。但山川聯絡。烽火接連。一處有警。彼此皆懼。所以各該鎮守守備官員。凡遇秋冬之際。不問地方緩急事勢輕重。一槩奏討添兵。互相爭挑。地方緊要此實積年通患。今照各官前項議擬。要將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雜差。與空閑及解到新軍帶操等項旗軍。盡數查出。調撥各關操守。於備邊之計。固爲利

益但腹裏城池十分空虛盜賊起於不測將何調度
必須設法巡修庶幾事體允當合無行移都察院轉
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員
從公勘議前項邊關地方事勢孰為緩急輕重各關
原設常操官軍若干備禦官軍民壯輪班操守若干
見在差撥本官各該城堡墩臺若干守城操練若干
無事之日可否勾用有警之日作何定議及勘偏頭
關先因警急調取代州寧武官軍防禦即今有無見
在應否發回原鎮操守其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

雜差守城等項官軍有無多餘空閑指揮馬麟等所領三百官軍原屬何處管束見在何處差撥應否調去何處邊關守備逐一勘議處置停當作急回奏

處置地方事　　　　　邃移韓慶二府郡王

竊惟陝西乃關中重地屯駐軍民比之別處數常加倍本處額徵稅糧馬草子粒有限供給不前每年戶部送江南諸處折糧銀十萬兩河南送大布十萬疋前來轉用僅彀支持未見充足一遇邊方有警奏册鹽粮等項緩不及事未免勁勞軍民見丁僉運粮草

父去子來，車推牛輓，苦不可言，臣等會勘得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今歲用祿米，該五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群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粮，不在此數，二府轉輸腹裏粮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要將各處郡王府，照依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議奏定奪

緣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使早量遷移人民歲
邊地腹裏祿米多寡一也而腹裏得省轉運之費
免萬石轉運則受恩多矣若待豐年議奏定奪公文
展轉事務難成。如蒙乞勅禮部奏行各府長史司各
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裏迤南見有府地及水
次便益易於供給去處奏請遷移就祿益厚親親且
將存省陝西稅粮以供邊儲以固邦本計其遷國之
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爲便益

改徙犯充本省跡　徙犯充本省

廣東官吏軍民罪當立功瞭哨者例發廣西沿邊今

本省海島山礁所在蜂起之人戕守且東西相距千里而遷戍者多係故二避難亡歸即赴廣西亦鮮實用乞敕衙衙例定發本省雷廉高肇等處沿邊爲便

止濟師疏

止濟師

此討滿四時事

臣嘗物諭慮恐官軍數少今臣所調各衛軍士暨京軍及募義勇共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員名已足滅

此言不須遣京軍與閣臣所議同也

賊況秋深天寒若再調京邊各鎮非惟路途往復勞苦萬狀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虜且入套邊軍難久留今擇九月十九日聚集中令臣督帥諸將分領

而進近巢而屯烽炮務必相接聲勢務必相應至期又各隨機應變務收萬全之功

改固原衛建西安所及更守備疏　改建衛所

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石城（石城者滿四所據）非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出此長驅宜改所爲衛而廢城則添一所留陝屬清出湖貴赤水銅鼓二衛勾解軍丁三千餘免發遠瘴之鄉以一千實新所以二千實新衛戍

守所便又守備固原指揮同知馮傑與平涼諸衛職位相埒威令不行陜西都指揮僉事樊盛才力可用以聯姻秦府帶俸閒住然離府第三百里外者例不拘今固原去府不啻千里乞令代傑守備

請平糶疏　平糶

今畿輔災深民居蕩析雖蒙　皇上發粟賑濟然流移道路困苦萬狀目今尚可苟延旦夕若薄冬臨春青黃不接必難堪命非早爲區處設有不虞即峻法嚴緝傾廩徧救亦緩不及事請廣施糶賣之術如宋

紹興五年斗米千錢時。參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誼。請按原價大出陳廩。每升止如前二十五文。既濟軍民次年米賤。令諸路以錢收糴。復多贏羨。載在史冊。足爲明驗。今天津涿薊通等倉。并水次官糧。動稱萬計乞勅戶部令各司屬會計足支來歲夏初官軍俸糧外。所餘糧米豆麥。俱自今十一月始。各委州邑正官。按月糶米三千石。每石五錢。麥減一錢。豆減一錢五分。凡糶至二石。至來歲三月止。糴少者許就近。糴多

部覆議如公請而價川加所定者一分

之倉。多糶羨補。其勸借般運接濟者。不在此數。候麥

熟米賤即以所易銀布川准官軍買糧自給其貧無糴者仍驗口賑濟。

報撫疏　荆襄流逸

荆襄地連數省川陵延蔓環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爲屯聚自洪武初　高皇帝命申國公鄧愈芟平之後

亦以其廣人稀恐游聚作過故禁山不許入也若論久安之計須招撫流人分立州縣以治之

禁無人入。永樂迨今所在流移歲集月聚。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氏者。謹依詔旨省諭遣散出山復業陸續共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查四散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數其賊

首小王洪冇衆五百屯鈞州今改禹州龍潭溝李鬍子有衆六百屯竹山官渡臣督土漢官軍分道鵰剿首擒二賊餘多散亡斬首一千二百五十二級俘獲黨與族屬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口欲槩行戮恐傷至仁議欲戶選壯丁一人充戍湖廣邊衛計可得軍五千并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庶恩威並濟反側永安矣

善後十事疏　并襄善後

一荆州襄陽河南南陽西安漢中夔州七郡所屬州

邑在山谷中者，三十三，介山地冊者十四，國初禁不
許入，自禁弛致流民嘯聚。今奉命留其已附籍者，盡
逐其未附籍者，恐班師後，嘯聚如故。昔　英宗皇帝
嘗命處置流民，今宜申明榜諭，凡已獲業者，復其家
三年。恐竊公私遠負其再入前禁山者，執付三司枷
示一月，全家謫戍為遣。逃主者民編戶外，軍調邊衛，
所司容隱者，按多寡而輕重罪之。里老鄰佑連坐。在
逃軍匠囚徒戍邊衛　一河南之盧嵩永寧內鄉淅
水鎮平陝西之商洛金洵湖廣之鄖均上津諸境山

多礦故流民以竊礦聚巡礦官吏莫敢誰何至交逼以分利宜嚴礦禁凡竊者枷三月戍邊衛官吏故縱者連坐　一南漳縣之石門穀城縣之高頭山鄖縣之南門竹山縣之土官渡四莊坪遠安縣之南襄城內鄉縣之順陽堡淅川縣之荊子口黃鎖裏嵩縣之下陽堡馬糟洞洵陽縣之白石河凡十二皆通行要口臣已築堡分兵守之堡二百人黃鎖裏尤要益以一百人每二堡委一指揮提督屬河南者都指揮李璡統之屬湖廣者都指揮柴政統之又南漳縣之金

廂坪方家堰均州之黑火廟光化縣之左旗營歸州之興山遠安縣之金竹坪淅川縣之花園頭嵩縣之設大鎮凡八亦皆要口已各立巡檢司乞銓官鑄印令各郡僉弓兵廵詰　一竹山縣城孤民寡壤接洵商大寧正流賊往來之襟喉屯聚之巢穴宜設一千戶所分調襄陽衛軍二百遠安所軍三百選三正副千戶五百戶創立公署以時操練其官軍家屬授以無稅田自耕食三年後輸子粒　一漢西郡屬商洵鎮監金州與四郡鄰而陜民近以輸運苦倍他所不

嚴禁約、必越界起患、令漢中副　梁覲、職專撫民、都
指揮吳榮、職專緝盜、仍令覲兼理西安屬邑、及江漢
要津、令榮往來防禦、凡流民不得過渡窮礦、犯者懲
如例、其夔州府大昌等縣、亦鄰荊襄、宜行四川鎮巡
官一體防究、　一所留惟襄陽衛備禦清浪廣西二
班戍卒、及荊州州三衛、襄陽一衛漕卒、凡四千九百餘
員名、自守堡外、餘三千、并舍餘六百、指揮謝玉領之、
荊州三衛舍餘一千五百、指揮張高領之、南陽衛舍
餘一千五百、指揮王勇領之、與新設各堡聲勢相聯

以禁遏進山流民其衛官分屬柴政李瑾各聽撫民官點閱前遣官軍仍敕督運管屯鎮守官提督一近增分守叅將王信守備都指揮李震提督指揮王勇張高并州縣撫民同知縣丞及新立與山縣止一里今流賊已平分守守備皆宜取回而撫民官與山縣俱宜裁革　一荆襄德安三郡舊屬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統轄然湖廣既有巡撫與琛去荆襄非遠而總兵李震亦嘗往來其地以是統體紊亂事機牽制諸司艱於遵守乞令湖廣撫鎮官仍督守巡撫民官

嚴杜流民竊掠南陽、仍令河南三司守巡官防究、
一湖廣參議段愼副使余洵、河南叅政孫洪僉事顧
浩、俱奉專勅撫民緝盜、然荆襄南陽河南四府流民。
俱盤據山谷。覩漢陽汝寧尤難。乞行嚴禁流民。不許
入山。仍時巡房竹嵩淅。及新建司堡防遏。有便宜則
奏聞區處、誤事聽撫按糾舉、　一自鄕都老戶、原種
土田外、凡流民所棄平川土地、務令府縣官吏、履畝
檢查、洪武初、原額稅糧、分撥主戶丁多及田少之家
承佃補納。若山谷新墾田稅舊應禁者。俱與開豁。仍

禁官軍不得妄稱拋荒占爲屯田及王官府莊、違者重究、

撫流民疏　被言自辯

流賊嘯聚山谷、百五十餘萬、自宣德至今四十餘年、屢命尚書白圭、都御史王恕楊璿經畧安撫、雖皆移文散遣、奈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由是日聚月猖、蝟起行刼、先之以劉千斤石和尚王彪、繼之以李鬍子小王洪王安、抗殺官軍、燬掠城郭、鎮巡等官、調發官軍、動數十萬、挨踵敗衄、荆襄騷擾、甚於楊么、

伏蒙　皇上錄及庸才、勅臣總督軍務、前往撫剿、受
命以來、夙夜皇皇、懼瘝厥職、幸而　帝德　敷天威
遠震、况荊襄與陝聯屬、而寇黨熟臣威信、故臣得宣
係降賊人須任有威信大臣
恩榜、流民已有將散之勢、方整軍容、殲賊亦有可平
之機、乃被參將王信、千戶吳綬鼓煽浮言、沮壞臣事、
臣具本奏劾、蒙　皇上洞察其姦、取回不用、浮言漸
息、流民頓悟、兩月之間散出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
賊見民散難遏、遂擕餘黨入藏深山。仍行劫掠、僉謂
怙終、法當剿蕩。臣猶以安撫為心。仍行招諭、又散出

者五十一萬有奇餘黨猶負固不出然後入剿夫莫非民也刦掠人財故謂之賊今衆至百五十萬結成巨黨殺傷官軍據法皆當剿者設使如前負固不出將姑息而坐視其反邪今臣以口舌代斧鉞盡行撫存而一百五十餘萬之中斬首止二千一百七十五人竟戌止一萬二百四十三人押發止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二人今乃謂殺戮太過何歟臣總督軍務實功首罪魁之官使不殄絶逆黨而養成大患則臣殺身亡家之禍誰則當之臣秉誠報國不顧勞怨豈敢

不仁不忠為是殘殺哉惟臣才識膚淺不達將宜處
置顛倒致干廷論特懇　天恩早賜放歸田里以消
物議以弭天災

撫流民疏　被言自辯

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遼寇不意娼疾流言仰瀆宸聽
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
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
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
甚於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

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爐煽禍千百成群、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鬬刼殺、無日無之、可以久

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
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荊襄山中已殺數
兵法固有之中朝臣請乃從此而激矣
千益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
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
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
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毋多冒濫
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
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
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

尚書白圭，亦嘗耕莅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盍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遺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以終天

年以謝人口

請防甘肅屬夷疏　防甘肅屬夷

諸夷寄居甘肅久矣但所在千計反側不常雖命都督李文通政劉文赴彼鎮撫恐不克濟近諜報尨喇乩吉帖木兒擁衆駐近哈密糾合速檀阿力大舉搶擄恐諸夷多復內應又土魯番差至使臣哈只馬哈麻等密議欲偵中國情形盜北虜馬駝逃歸勾速檀阿力入犯且潛藏軍器謀焚草場甘肅即有鎮撫而名位稍輕未足懾服安輯宜別推武職重臣才望素

者熟知邊務者馳會酌處

會覆監察御史薛爲學防邊疏　防邊

十二團營近以會選馬步銳卒三萬馬一萬五千匹遇薊鎮告急即刻啓行宜令戶部會計草料量預支給又居庸以東關隘甚多雖頻年修築而遇雨輒傾守備各官私役戍卒佃作自疲宜令鎮巡官嚴督官軍凡關隘頹缺者亟修築之私役戍卒者嚴執治之又鹿角槍乃今軍中所時用者偏箱車但宜於平原曠野不利於涉險乘危宜令工部如式製造試可然

後用。又宣大獨石龍門。并朔代偏頭寧前開原遼陽
俱臨邊境。虜自去歲進貢。遠離邊牆。奸謀叵測。沿邊
將官。多擁兵自衛。互相推託。宜令各鎮巡總兵定議。
此科邊鎮布置連絡之宜
如偏頭有警。延綏東路。大同西路。雖非統屬。必須策
應。朔代有警。偏寧南路。宣府中路。雖非管攝。隨當掩
襲。宣大遼左有警。本處左右前後副參遊守。互相邀
截。即將出援官軍總數。及將官職名。星馳奏聞。其他
近朔代。如繁與岢嵐諸邑。近遼陽。如海蓋金復諸州
恐虜糾三衛窃掠未遂。必駐營要地。散入各境。宜令

一體隄備。嚴督訓練。庶免後艱。

覆獲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造戰車疏　造戰車

臣嘗督撫陝西。竊見彼處收蓄兵車數千輛。及在京團營。定襄伯郭登嘗製小車二千五百輛。俱已毀廢。今賓復計及此。但宿將邊臣。彼此異見。謂車不可用。車戰利害不能一說。定之大約利于特固而不利于驅逐。當用其長而避其短也。則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兵十萬。車十五萬輛。致柔然怖不敢南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皆御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屢見大捷。是車誠可用矣。然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

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焚。十萬義軍。俄亡殆盡。宋神宗因契丹入寇。取兩河民車為備。沈括以車行甚滯日可二三十里。若被雨雪。蹉步難前。斷不可用。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至今。止馬步相參。校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遺誤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該部督工。如式先置車榨各十。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團營。驗其規制。何以馳驅。如虜輕騎剽掠。何以追襲。如虜阨險邀遮。何以迎遏。闔闢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畧。俱要講

明侯車駕成日以聞

請敕分守肅州鎮夷參將劉晟處哈密䟽 議處哈密

據參將劉晟議得苦峪降夷乜克力指揮脫脫不花等討窮托處原非本心求索無厭輒生離間須有同居哈密夷人傳報其將乘入貢出投非虜今果請朝貢使狡詐得行賄患匪細若因其入京安置內地庶寢奸謀且靖邊患到部議得乜克力自來降到今未

降夷住苦峪者邊臣屢欲移之

聞叛逆若止信傳報遽即拘留恐他番聞之各生疑

而乎不可得然在內地久亦無他患也

畏然狼子野心自不可測宜敕甘肅鎮巡官拘集哈

寄留邊使人令通事逐一譯審其各酋部落在苦谷出入往來有無和睦乜克力的否離間若晟所奏果皆歷詞仍令如舊安集不然即具奏處畫

弭災六事疏　因災修政

一南京爲朝廷根本今災異屢見恐有奸人竊發宜行守備叅贊官嚴加防守撫恤軍民盤詰姦宄凡門禁之啓閉以時軍馬之操習有節及操江船隻俱當點視修補其餘利弊當興革者與南京府部堂上并科道官速計以聞　一荊襄流民尚多萬一嘯聚爲

患不測。宜行撫按官。於附籍者。多方存恤。俾安生業。新至者。各給口糧。遣還原籍。不得縣留。一陝西三邊。宜用舊例。令文職大臣名位隆重。諳練軍務者。假以便宜。使總副參遊三司等官。選補軍馬。儲蓄芻糧。繕治兵甲。以至城池關隘。墩臺營寨。一一修葺。以防不虞。自都指揮以下。不法及不勝任者。許其究治。臣忠與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余子俊。俱曾總督陝西軍務。乞簡命一人。賜勑以行。一各處災傷下班官軍。不能赴操者。憚於罰班。愈加逃竄。宜自今五月

十五日以前暫免罰班。止補該班月日。仍將一切工役。暫令停止。 一神機營官軍缺少。成化十一年武清侯趙輔曾奏止有旗軍二百七十二名。差操不乞暫停操。本部奏查官軍食糧名數。一向因循。未見增補。宜行豐城侯李勇定西侯蔣琬。按成化初年多數。嚴加清理。不許仍前虛應。 一軍民利病多端。行鎮巡官速議興革事宜申奏。

記

涇陽廣惠渠記 重修涇陽渠

書載六府以水爲先渠堰之修正欲興水利以足民食故予於鄭白渠不得不因其壞而謀衆重修加意而開廣之也按志鄭白渠在涇陽縣北七十里仲山下原有古跡洪堰一所分閘涇水以溉田畝自秦而下鑿者不一故渠名亦因而六變惟鄭白渠獨加顯焉其曰鄭國渠者蓋六國時韓苦秦害乃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溉田故名鄭曰白公渠者蓋漢涇河被水衝低水不能入渠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溉田故名白

謂之六輔渠者漢兒寬爲左内史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遂名謂之豐利渠者宋大觀中召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公渠相會工畢而賜名焉迨元至大元年涇河又低水不能入渠監察御史王琚又於上流接開石渠故名爲王御史渠又名新渠然此六渠也歷代澆灌醴泉涇陽三原高陵臨潼櫟陽雲陽富平入邑田土多寡不一鄭國四萬餘頃每畝收一鍾漢萬二千七百餘頃宋二萬五千七十　頃至新渠莫詳其數而世以爲利者若

此。元後至於今。河底低深。渠道高仰。水不通流。廢弛湮塞。幾百年矣。予昔忝臬司之長。今叨巡撫之寄。歷官久此。竊思茲渠能仍舊跡而疏通之。則前人之功庶保其復續。而今之爲利。得不同於昔耶。遂詢謀僉同。而具實以聞。 上可其奏。命下之日。予檄醴泉等六邑。衆木利人戶。於彼就役之先。以右布政使楊公璿董其事。未克成而陞任去。復以右布政使婁公良右參政張公用瀚。余公子俊。按察副使郭公紀。左參議李公奎繼之。務畢其功。有底於成。然後渠通水行

功克就緒矣考之疆界不異於昔計今溉田有司則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西安三衛屯田則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每畝收穀三四鍾比舊田畝蓋減（在古頃畝狹今頃畝寬）其數穀視昔有加者得非民有欺隱畝有濶狹抑古今水有消長或因兵燹坑阜之不齊與是皆未可知也恐則慮軍民弗堪在繼政者賦不加增徐細考焉今渠成三司諸公屬予取名爲文以紀其實嘗聞前人相視斯渠其說有三一曰議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板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今渠修矣土通矣

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駱駝灣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砌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濁水泛濫，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砌石四道。蓋任灌澆田之後，水既無用，遂閉此閘，退水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洶湧之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講。令二司又將各閘務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疏通之功，可以減半，迨今而後，雖天不雨，而有蒙雨之休，雖地不

利而有得利之美隨所意用自無不足則吾軍民之
仰賴何可既耶故名曰廣惠從之邇政者將加修葺
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七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選輯

朱　灝宗遠參閱

章恭毅美疏

疏　　章綸

養聖躬勤論政惇孝義疏　養聖躬、

一養　聖躬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

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
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由于人君
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
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天
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
望、　祖宗　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　聖子　神孫
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
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
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

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 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厲，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勸諭政，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

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
觀歷代以來休執之敝君臣間隔未有如我朝者我
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
朝之隔絕則列宗又過于二祖
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
成康宣王之爲君皐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
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
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
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
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

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　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　勑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　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荅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惇孝義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
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
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
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
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
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
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
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
皇太后　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

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　皇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爲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　陛下尊之爲　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爲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

上於朔望日。或節日。幸南宮率羣臣朝見　上皇
公以此疏下獄其進規景皇可謂吉人所難言
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
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
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
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氏爲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
是以正位　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
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爲　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
明彝倫而　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

鸞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正
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
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循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
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
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回。災異
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上言十六事疏　時政

一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臣惟人君宜法天道之運。隆英明之德。羣臣之中。有功罪者。罰賞宜果。有正直邪佞者。用舍宜當。有君子所當親者。有小人所當遠者。親疏宜明。如此則內外得人矣。二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臣惟經筵進講。止以善可法者爲言。衍文對語以應故事。當直講歷代經史治亂得失之機。盛衰興廢之故。則聖學日新矣。三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臣惟。皇上每早午朝。退卽御便殿。將臣民奏題事務。公孤主意。六卿論難。臺諫參議。選官入閣討議區

處。如此則庶事無不理矣。四爲政得人、在重惜名器、臣惟方今都御史侍郎。不下二三十員。分鎮各處。合方之于今卿二三十員亦不爲濫無止選才幹御史代之。如此則官數不多。而爵不濫矣。五肅正朝綱、在激勸臺諫、臣惟給事中即古之諫垣。御史即古之風憲。職專論奏得失。糾劾奸邪。已任者賜物激勸之。未任者令吏部簡擇以任之。如此則朝綱正而臺諫之任重矣。六廣開言路、在聽用忠直、臣惟自古中興之主。無不聽言納諫。今直言未見盡行。直臣未見顯用。自今凡有言者。當理即行。未當者

亦宜容受如此則言路開而忠直之士勸矣七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臣惟上天災異之見在於垂戒朝廷弭災之道不在於肆赦赦者小人之幸今後有災異必下詔求言使知天心垂戒之故及弭災之法如此則天心回而災異弭矣八精愼選舉在舉主得人耳臣惟爲政莫重於得人而得人必由於舉主吏部

此即三楊在閣所建議也

自舉所知未免有限今令大臣侍從臺諫郎官人舉所知得其人則記功非其人則坐罪知州知縣先試任之得有功然後實授如此則承流宣化得人而天

下之民安矣。凡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臣惟天下之官清謹者少。贓汙者多。今各布政司并直隸。先擇御史十五人。大臣十五人。每三年一次。御史先往微行（此將巡撫官尚未全設）詢察。大臣繼往。重復考驗。果清謹者陞之。贓汙者黜之。如此則君子勸而小人有所懲矣。十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臣惟北虜在乎謹備預防。非選將不足與成功。非練兵不足以威敵。如昌平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兵部尚書于謙。固已重任而爲虜所懼。其靖遠伯王驥。出在南京。今召來京共議邊事。仍詔天下諸司

各舉諳曉兵法及有謀畧者並許自陳然後試其實
而用之如此則邊方寧而中興之功成矣十一征討
不庭在專任將帥臣惟近者貴州廣東等處征討不
利皆因將多又以內臣監軍偏裨以下難遵調度今
後止以文臣一人參贊號令賞罰皆出將帥如此則
事專一而平蠻之功可成矣十二禁止罪犯在遵依
律斷臣惟大明律乃　太祖高皇帝立法所謂罰贖
者永樂年間營造北京始運石米富者得以逭刑無
復忌憚今後有罪令有司依律科斷如此則人心服

而刑獄自清矣。十三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臣惟官清在有祿以養廉。官冗則徒費而無益。今於事簡衙門斟實量其能否。將官俸糧半支本色。如此則官守廉而所食不冗矣。十四作成人材。在教養有道。臣惟國家以養賢爲本。養賢以擇師當先。其各處教授學正教諭。必擇文行俊長者爲之。提督學校官。必擇文行出衆者爲之。其鄉都社學。擇良學子訓誨之。每四季各赴提督官處考校。俾進德修業。如此。則眞儒出而任用有人矣。十五端本風化在不許奪情。臣惟古

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能孝於親。則能忠於君。近年以來。內外官員多奪情不奔喪。令後除在京公卿守邊重職。不可離者可以奪情。其餘不分官之崇卑。一體守制。如此則風俗厚而人得盡其孝矣。十六饋運救荒。在隨宜處置。臣惟近者征剿貴州等處苗賊。令湖廣四川之民餽運。路遠艱難。宜令彼處各府州縣分人接替。如此則運餉易而民不勞矣

鍾恭愍公疏

疏　鍾同

論大臣不以邊事爲念疏　　　　彈劾大臣

公時吏有疏請刱南宮并役浙江　太子建僧葬赦役下錦衣獄拷掠幾伏卒無一言竟死于獄上皇後悔始得辭官出殮面色如生

比者定州署都指揮吳玉并新樂縣擒獲達賊二人各奏送道臣訊問之俱曰也先令來覘視北京軍馬若何臨清買賣若何黃河深淵若何擬夏秋間大舉虜衆從居庸關入至臨清徑往河南且也先帳下多有南人如山西榆次李員外亦在彼處中國虛實靡不知之臣聞此言深爲寒心而朝廷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而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哺子母煦煦然相得竈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將及已

而顏不變當是時皆以子順之言爲狂後燕果敗而
子順之言驗今言不知變者大臣且然况羣臣乎臣
今言之不以爲狂必以爲謬且臣居草茅時聞內臣
搆惡戕戮忠臣劉球由是諫官鉗口當時使有數人
委身直諫必能止　太上皇之行而無今日達賊之
禍既而　皇上中興誅強梁旌忠直親命六師禦敵
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達賊喪氣俛首北歸臣
謂　皇上有堯舜之仁禹湯武之智勇周文之小心
足以鞭撻四夷坐致太平柰何達賊甫退瘡痍未復

而修心遠生伏望　皇上鑒前車之覆轍奮今日之有爲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之費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無狥于貨色無耽於遊戲然後親率羣臣躬禱　郊廟謝過如成湯之六事自責若太宗之十漸即以延攬英雄講明方畧如此則　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逹賊可徐圖之矣不然災異之來猶不止此而禍患之作殆難逆料且如昔者命將師各言方畧經旬踰時

互事推托。及榔溥石亭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而無經世遠久之慮。夫平時將帥且如此。逹賊之來又何長策以制之乎。此臣所以涕泗交下。而爲今妨賢病國者醜之。夫禦逹賊之方。莫先于用賢才。賢才之出。何代無之。顧用之何如耳。昔者韓信出于餓夫樊噲出于屠犬。張良出于亡命。衛青出于人奴。皆能樹功勳以扶國家。攄忠赤以靖邊難。蓋由上有若高祖能用之。下有若蕭何能薦之。今　皇上雖求賢如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故雖屢命選將。而所舉者皆

膏粱厚祿之人。親戚朋舊之子。其屈抑在下者曾何能薦之耶。噫達賊陸梁如此。朝臣欺誑如此。此臣所以撫膺長嘆而恐他日噬臍無及也。臣父復昔任翰林院修撰。臣又職當言路。父子兩世。叨蒙 國恩。今臣又研審達賊姦細而有所感發于心。寧忍緘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